

# 利維坦 (Leviathan)

By Thomas Hobbes

朱敏章 翻譯

台灣商務印書館

導讀：

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出生於英國馬姆斯伯里(Malmesbury)。他完成大學教育後，先後擔任幾個貴族的家庭教師。為討平蘇格蘭叛亂需要軍費，查理一世於 1640 年召開國會，因不及一個月史稱「短期國會」(Short Parliament)。當時，他發表了為絕對王權辯護的小冊子，引起後來召開的「長期國會」不滿。他只好出走巴黎，在巴黎待了十一年的時間。就在這期間，他完成了《利維坦》(Leviathan)。(利維坦是聖經所記載的一種巨大的水生怪獸，霍布斯在此用它比喻成國家)這本書於 1651 年在倫敦出版，甫出版便引起許多人的反彈，因為他認為，不管什麼政府，只要當權，就有絕對權力，此為相信君權神授的保皇黨人士所不滿。他的無神論又受到英國國教的譴責，而他主張教權應置於政權之下，也不為羅馬教會所接受。這個情形直到 1660 年王權復辟後才有所改善，為國王所赦免，逐漸為宮廷所喜。但是《利維坦》一書仍被教會敵視，所以只好由國會指定一個委員會來調查，但是此委員會一直沒有行動，使得霍布斯得以在英格蘭安享晚年，以九十一歲高齡辭世。

霍布斯漫長的一生事實上是活在一個動盪的時代，1643-1645 年發生了國王與國會間的第一次內戰，1648 年內戰再起，1649 年查理一世國王被處死，1649-1660 這段期間，英國不再有王室統治，實際大權在護國主克倫威爾(Cromwell)手上實行軍事獨裁統治。1658 克倫威爾逝世，其子繼位，但庸弱無能，不久自行退位。國會迎回查理一世之子擁立為王，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政權的更迭不安使得霍布斯在其政治理論中特別強調強而有力且穩定的政府之必要，以及服從權威之重要。

霍布斯在《利維坦》一書開頭就宣告了自己的徹底唯物論。他說，人的生死無非是四肢的運動。而國家，他稱之為「利維坦」之物，是人工所創造的東西。

是憑著人民的協定和盟約，而非神的命令。

首先他先討論個體的人。他認為吾人所有有意志的行為其動機不外是慾望和嫌惡，而這慾望不僅要滿足眼前的目標，還希望「永遠保證未來慾望的滿足」。他認為每個人都有相同的能力去完成自己的目標。

在任何政治體系都尚未出現的自然狀態中，每個人都想保有個人的自由，但是又想得到支配別人的權力。由於自我的矛盾，發生了人對人的戰爭，人生變得險惡、殘酷而短促。

如要擺脫這樣的悲慘命運，只有服從一個中央權力，別無選擇。他認為這個權力是透過社會契約所產生的。許多人聚集在一起選擇主權者或主權團體，對他們行使權力，結束總體的混戰。人類給自己加上約束，是為了結束混戰保全自我。政府一經選定，人民便失去反叛的權利，統治者不必受契約的約束，臣民則要受契約的束縛。如此結合的群眾即為國家。

既然主權者不受契約的約束，就有專制的可能。霍布斯認為即使最壞的專制政治，也強過無政府狀態。反叛也是不允許的，因為反叛通常會失敗，就算成功，也會群起效尤。人民追求自由往往引起暴亂和騷動，主權者才應該是自由的，即免於外國統治的自由。但他認為人民也不是絕對不能對抗君主，因為人之所以把自然權利移轉給主權者，就在於求得和平與安全，如果主權者無法達到此目的，臣民便可收回移轉出去的權力，而移轉給另一個更能達到和平與安全目的的主權者。

本書後半都在處理國家與宗教的關係。他反對羅馬教會的一統教會和把神權放在俗權之上的主張。他認為各國教會如有需要一個領袖的話，這個領袖便是主權者。而宗教的活動必須受到政府和法律的支配。這些論點在現今政教分離早已被廣為接受的時代並不算新鮮，但對當時宗教介入政爭或政治以宗教之名攻伐對手，而造成社會混亂，戰亂頻起，霍布斯的言論有其時代意義。

由於霍布斯身處動盪不安的時代，經歷各種狂熱主義的鬥爭，使他對無政府狀態深懷恐懼。因此他熱烈地擁抱君主制，主張國家的絕對權力。從現代的眼光看來是不合乎民主原則的。但其學說有幾點是開時代先河仍有現代意義的：

第一，他是第一位提出統治者是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所產生的思想家。而且這個「同意」不是不可改變的，當統治者有違人民最基本的安全需求，辜負人民信託，人民是可以收回「同意」的，事實上，這已經把民主政治的基礎如實的描繪出來了，以當時的觀念來說，已屬難能。而見諸現今許多所謂「民主」國家仍不乏蔑視人民安身立命的卑微需求。

第二，主權者應有更宏大的格局，寬廣的視野，造福全民。主權者不受契約束縛的意義在於賦予他更大的揮灑空間，而不應受制於一時民意、一黨之私甚至財團金主，而能成為真正的全民領袖。

第三，政治穩定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在現代仍深具意義。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提到政治秩序對政治發展的重要性，一個社會若是忽略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安定將會出現政治衰退的現象。此外，現在許多人談論的「民主鞏固」事實上也在強調制度穩定的重要性。

十七世紀英國的霍布斯或許有其自身時代和經歷的侷限，但對二十一世紀初紛紛擾擾的台灣未嘗不是一帖清涼劑。

【衣冠城】